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man's face and upper body. He is wearing a wide-brimmed hat with a dark band. The man's face is rendered in white and black, with a prominent black shadow over his right eye.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various geometric shapes and textures in shades of brown, orange, and red, suggesting a textured or woven fabric.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情次皿

〔英〕巴·卡特兰 著
柳风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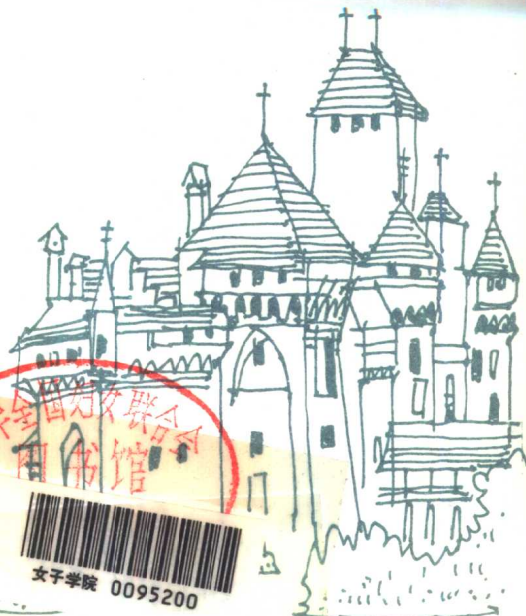
T561.4
145
6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 主编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柳风 许缙 单子坚 译

情 盗



漓江出版社

发生在加尔特南小镇的故事
结卷于1986.9.

Barbara Cartland
THE LOVE PIRATE

The Bantam Barbara Cartland Library, 1977

Barbara Cartland
THE MYSTERIOUS MAID-SERVANT

A Bantam Book, March 1977

•外国通俗文库•

情 盗

〔英〕巴·卡特兰

柳风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6,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0册

统一书号：10256·209 定价：1.90 元

编者前言

本书是通俗罗曼司 (Costume Romance)，我国文学史家称之为“言情小说”，主要写爱情与婚姻，读者以妇女居多。其实，爱情被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凡是小说很少有 不写爱情的，但通俗罗曼司在英美通俗文学中自成一格，占畅销书之大宗。这类读物极大部分庸俗、拙劣，因此常常为严肃文学家所不齿，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销售不出去，而一些拙劣的通俗罗曼司却一印数十万册，霍桑当时就曾写信给出版商大发牢骚，说“美国文坛目前被一伙粗制滥造的女作家所霸占，只要公众的口味为她们的拙劣作品所左右，我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庸俗读物充斥书市，一些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反而无人问津，这一矛盾很早就存在，在今天仍很突出，而且中外都一样。英美的通俗罗曼司销售数量虽然很大，但其中糟粕很多，不少作家与作品只是昙花一现，便无声无息，很难在文学史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象《飘》这样的作品，至今仍不为西方文学史家所承认。

今天，英美通俗小说中除惊险小说外，出版得最多的要数通俗罗曼司，大量电视剧与电影也从中改编，不过杰出的作家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巴巴拉·卡特兰是其中的佼佼

者，她今年已八十三岁，却仍在继续写作，迄今已出版各种著作四百部，其中通俗罗曼司约三百五十余部，目前已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通俗罗曼司作家，她的书总销售数已达四亿余册。她不仅写通俗小说，而且还是历史学家、剧作家、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曾长期为改善助产士和护士的待遇而斗争，并因此获得国际声誉。

《情盗》出版于1977年，是作者后期的代表作，全书写一个绰号“情盗”的青年贵族鉴于上流社会中只有淫乱，没有真正爱情，就打算抱独身主义，对爱情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秉性善良，有一副侠骨义肠，在偶然的机缘中搭救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十八岁弱女子，被她纯洁的心灵和无私的爱情所感动，两人终成眷属。《神秘的女伴》塑造的另一对义男善女的故事同样情意绵绵，曲折感人。

卡特兰的小说一般都篇幅不大，译成中文后只有十一、二万字，内容也几乎千篇一律，总是贵族青年爱上了出身低微或处境困难的弱女子，他不看重金钱、地位等物质世界，而只追求纯洁的爱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世界，背景往往设在过去时代和异国他乡。在艺术上，作者的语言精练，故事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因此她的小说虽有一个特定的模式，但读者——尤其是一批崇拜者，所谓“卡特兰迷”——却百读不厌。

编者

1986年6月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刘绍荃

目 录

- 编者前言 • 施咸荣

☆情 盗☆

- 作者按语 • (2)
 - 第一章 (3)
 - 第二章 (32)
 - 第三章 (56)
 - 第四章 (82)
 - 第五章 (110)
 - 第六章 (133)
 - 第七章 (162)

☆神秘的女仆☆

- 作者的话 • (180)
 - 第一章 (181)

第二章	(208)
第三章	(236)
第四章	(267)
第五章	(297)
第六章	(329)
第七章	(351)

情 盗

柳风 许细 译

作者按语

在最后一位白人王公维纳·布鲁克统治期间，他切实制止了猎取人头的习俗，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侵占沙捞越时，他的禁令解除了。

日本战败后，王公和王妃回到岛上，达雅克^①人把他们收藏的大量日本人的头颅指给他们看，这些人头都用烟熏制过了，挂在一个特设的地方。武士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们怎样把美丽的姑娘们送到密林中的一个池塘里去沐浴。

当日本人蹑手蹑脚地跑去盯着她们看时，达雅克人在他们经过时囫囵砍下了他们的头颅。

“砍日本人的头是极好的运动，”他们大笑。“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的游戏！”

^① 婆罗洲土著居民。

第一章

1885年

“我听说你又要走了，戴顿，”贵族公子达西·恰灵顿说。他在火车包厢里坐定下来，燃起一支雪茄烟。

“首相要我访问远东，新加坡是第一站，”萨耶勋爵回答。“我将要向他递交一分关于贸易的一般前景以及我国声名远扬的外交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达西·恰灵顿哈哈大笑。

“听你说来此行非常壮观，但说真的，我不妒忌你。”

“至少可以换换环境，”萨耶勋爵说。

“听口气好象你乐意离开英格兰。我有个感觉：这个周末你过得并不愉快。”

“总的说来和过去倒也没有什么不同，”萨耶勋爵的语气里有厌烦之意。

“老天爷，戴顿！你真难伺候！”达西·恰灵顿突然喊道。“我猜想，那天美女如云，其他任何地方都望尘莫及，亲王显然兴致勃勃。”

“只要身边有美女，亲王总是兴致勃勃的，”萨耶勋爵回答。

他的朋友达西·恰灵顿笑了起来。

“殿下真是古怪的人！当一位美女飘然入室时，大家总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露出那样的闪光，脸上显出警觉的表情。”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虽然你喜欢冷嘲热讽，戴顿，你总得承认她们确实美丽非凡。”

萨耶勋爵没有马上回答，却点着了一支雪茄烟。他把火柴吹灭，慢条斯理地说：

“昨晚我在想，她们的举止确实象是坐在奥林匹斯山巅的女神，而我们只是匍匐在山脚下的凡夫俗子。”

达西·恰灵顿沉思地望着他。

“有一件事我可以十分肯定，戴顿，”他说，“不管那弯弯的脚背、粉红的小脚尖多么诱人，你从来还没匍匐在任何人的脚下。”

“真的，达西，你说话的口气，就象咱俩一起在巴黎时读了又扔出窗外的那一类法国小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过得逍遥自在，不是吗？”达西问。“可是，戴顿，法国女人虽然迷人，但和我们英国的美女还是不能相比。”

“吸引男人的不光是古典美人的容颜和窈窕多姿的身材。”

“此外还可能是什么呢？”他的朋友问。

萨耶勋爵没有回答，达西·恰灵顿说：

“归根结底，戴顿，你的麻烦就在于你被宠坏了，你太富有，脸蛋儿也太漂亮，你无论干什么总是一帆风顺！这是反常的！”

萨耶勋爵的眼睛闪烁发光。

“这从何说起？”他问。

“对啦，你从树上摘取最成熟的桃子，或者说，你还没有向它们举起手来，桃子就自动掉进你的怀里，结果你满足了——就是这个词，老兄——你对生活中的好东西满足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恐怕我还是宁可自己努力去摘取——用你的话说，”萨耶勋爵说，“或者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宁愿自己去猎取。”

达西·恰灵顿哈哈大笑。

“我想这个周末格屈露德准是把你追得太紧了。她的占有欲老是那么强，一旦抓住了个男人，就决不松手。”

萨耶没有回答，虽然他的朋友知道他照例是从不谈论自己的风流韵事的，但他忍不住又说：

“可能还是你聪明，戴顿，能够及早抽身。如果看见你尾随在格屈露德的车轮后面紧追不舍。我是不会高兴的。”

“我并无此意，”萨耶勋爵明确地说。

他的朋友暗自微笑。

现在他明白了，在梅尔契斯特公爵于马尔波罗大厦举行的那次社交界群英荟萃的宴会上，格屈露德·林德莱小姐美丽的眼睛里为什么会有一缕明显的怒火，为什么萨耶勋爵似乎比以往更显得难以捉摸。

那些应邀前去参加为威尔士亲王举行的招待宴会的都是些贵夫人或是贵族的遗孀。

有少数男人也受到了邀请，例如萨耶勋爵和达西·恰灵顿，表面看来，他们还没有订婚，可是在考虑周到的女主人的心目中，早已把他们各自同某位众所公认的美人儿匹配成双了。

026886

或者说，他们是作为在女士们的追逐下躲闪逃避的狐狸而被包括在应邀者之列的，这些女士——用达西·恰灵顿常说的活是：她们把俘获的情人掖在腰间，就象印第安人掖着仇敌的头皮那样。

达西·恰灵顿此时望着他的朋友，心里想——正如往常多次想过的那样——他的朋友萨耶勋爵无疑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魅力、最英俊的男子之一。

不但如此，他既家财万贯又聪明绝顶：这似乎不大公平。

首相索尔兹伯利侯爵和他的前任格拉德斯通先生都对萨耶勋爵委以重任，把这样重要的使命委托给象他那样的年轻人，这种事以前可从来不曾发生过。

萨耶勋爵虽然正式属于外交部，但他还具有非官方的外交要人的身份，他以这个身份被派往世界各地，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提出他个人的、通常是秘密的报告。

“你什么时候出发？”两人沉默了几分钟后，达西问道。

“后天，”萨耶勋爵回答。

“这么快！你告诉格屈露德了吗？”

“我发现当我要离去的时候，最明智的办法是决不通知任何人，”萨耶勋爵答道。“我厌恶告别的场面，如果我答应写信，我也决不会遵守诺言。”

他用几乎是激烈的语气说话，而他的朋友机灵地想到，以前他一定在某些女人还没来得及领会他的意图时，就用溜的办法避免了许多这类的场面。

“行啦，”他说，“你要到新的牧场去了，也许我会羡慕你。等打靶结束，就没有什么事情干了，这种霜冻天气不

适合于狩猎。亲王说，圣诞节过后他要去戛纳。伦敦就要成一座空城了。”

“你最好还是和亲王殿下一起去。”

“我可受不了一个月里尽干些行礼鞠躬、一只脚擦地后退呀这些事，”达西答道。“如果允许我来选择，我宁愿和你一起走。”

萨耶勋爵微微一笑。

“没有比那儿的生活更能使你厌恶的了。在那里不但要没完没了地向地方长官鞠躬并一脚擦地往后退，有时简直使人极不愉快。如果你看到我呆过的某些地方，你一定会吃惊的。”

“那总不会比咱们一块儿参军的年头更糟吧，”达西说。

“那倒是真的，”萨耶勋爵同意道。“我几乎已经把对抗演习和强行军的麻烦都忘掉了，还有在餐厅里不得不听那种极其愚蠢的讲话。”

“那也不会比这个周末我们不得不听的讲话更糟，”达西·恰灵顿说。“查理还是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总是模仿那几个老动作，这一次表演得也最最没劲儿了。他只能把亲王逗乐，别的人可一个也不乐。”

“我开始觉得自己年龄已老，不宜参加这类喧闹的社交活动了，”萨耶勋爵说。

“才三十一岁就老？”他的朋友惊呼。“我亲爱的戴顿，你一定是为什么事犯病了。是爱情吗？”

“回答是一个明确的‘不’字！”萨耶勋爵说。“假如你误解我的意思，我可以再说一遍，达西，我不在恋爱，也不想恋爱。”

“这对首相倒是一种宽慰，”恰灵顿说。

萨耶勋爵扬起眉毛，他的朋友解释道：

“每当遇到有失去你的危险时，这位‘老孩子’的心情总是极度紧张不安。有一天他在上院^①对家父说：‘我手下的小伙子在情场上失去的比在战场上捐躯的还要多！’”

“令尊大人尽管让首相放心好了，”萨耶勋爵说。“爱情并没列入我的计划，因而也不会干扰首相的计划。”

“你总有一天要结婚的。”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后嗣。有人将要继承你那堆积如山的财产。”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沉思地说：

“我常想萨耶大厦需要一位女主人和六个孩子才适宜于居住。要是没有他们，这座大厦从建筑学的角度说来完美得太过分了。”

“我喜欢它保持现状，”萨耶勋爵回答。“还有，达西，你能想象我和一个妻子将会怎样生活吗？”

“那太容易了！譬如说格屈露德吧，她佩戴了萨耶府上的钻石会漂亮得惊人的！”

“讲一句知心话，”萨耶勋爵回答，“我想随便什么人也比格屈露德更适合做我的妻子。”

“你的意思是她要求太多、占有欲太强吗？”达西·恰灵顿同情地问。

“是的，她是那样，事实上我真不知道她有没有脑子，”萨耶勋爵回答。“她确实美丽，是我迄今见到的最美丽的女

① 英国国会上院，即贵族院。

人之一，但是，当你说这句话时，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完了。”

“好老天爷，戴顿，你还要什么别的呢？”

“碰巧还要很多、很多。”

“告诉我。”

“当然不说！如果我说了，你就会按照我向你描绘的样子到处去找那样的女人，如果找到，你就会强迫我走上教堂侧廊去举行婚礼，这样你就可以做我的侯相了！”

达西·恰灵顿大笑起来。

“行呀，戴顿，你一意孤行好啦。你可以在理智的孤立状态中自得其乐，可我警告你，等到你年纪老了，功成名就，要是还没有个终身伴侣，那么坐在萨耶大厦里也会感到非常寂寞的。”

“我将充分享受和我的朋友们作伴的乐趣，比如你，达西，将来我可以当你们孩子们的教父，我的教子、教女早已有不少了。”

“好上帝！我猜你为了他们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

“当然，”萨耶勋爵同意，“可是这不是因为我自己要感恩图报！我的教父母这会儿都已去世，他们生前对我实在是毫无帮助。”

“你为你的教子、教女们做了些什么？”

“圣诞节我给他们一个金币，等他们行坚信礼时我给他们十个金币。以后我就不管他们的事儿了。”

“这一切都很值得称赞，”达西说，他的话带有嘲弄的意味。“可是，戴顿，要是能看到你和一个你自己的儿子或是一、两个漂亮的女儿在一起，我会更加快活的。”

“上帝不许！”萨耶勋爵大笑说。“我决心要避免的一